



峥嵘肃杀的时空，燃起无休止的战火，
男人通过征服天下而征服女人，女人则沦落为被掠夺的荣耀。
两千年前的时光，她却逆流前行，
辅佐男人征服天下，推动着这停滞的乱世……

调教天子

调教天子

锦代◎著

上

朝華出版社

調教天子

調教天子

錦代◎著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调教天子/锦代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5054 - 2492 - 0

I. ①调… II. ①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9119 号

调教天子

作 者 锦 代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成 美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540 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492 - 0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调教天子

【上】

【目录】

序 章	1
第一章 暴力战神	5
第二章 无缘出征	29
第三章 麟儿孤儿	51
第四章 逃出生天	72
第五章 时空发明	95
第六章 清秀小贼	115
第七章 误解横生	138
第八章 一夫一妻	160
第九章 屈尊降贵	181
第十章 咄咄逼人	203
第十一章 纵情肆欲	225
第十二章 临淄田氏	247
第十三章 力抗群侯	268

调教天下 下

【目录】

- 第十四章 途逢惊变 285
- 第十五章 蜀中名医 303
- 第十六章 怒神降世 322
- 第十七章 飞鸢离愁 341
- 第十八章 猛将之争 361
- 第十九章 齐都末路 379
- 第二十章 夜籁缠绵 397
- 第二十一章 剑阁遇阻 414
- 第二十二章 忠义老付 430
- 第二十三章 色诱亲夫 447
- 第二十四章 爱欲交融 465
- 第二十五章 暗夜行刺 479
- 第二十六章 不速之客 492
- 第二十七章 受封之日 510
- 第二十八章 梦魇征兆 527
- 第二十九章 王离之殇 544

序 章



锦衣华服，只奈何我依旧孤殿冷冷。金盘玉璧，却再难见你笑靥如初。若你我之间已渐渐远离，我终可以洒脱而去。只可惜纵使泪水满盈，再也寻不回最初的光景。原来这不过是在轮回中所经历的一场大梦，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醒来。

先秦而后有汉，秦二世即位以来，到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仅四年有余。此种说法自古皆为大众接受，历代史书也从未对此种种有过怀疑，一句“楚汉之争”便将这四年全数囊括。

而近年城郊连续出土的几处古迹却昭示着秦亡之后，并非西汉初始，近日一处类似秦始皇陵的地下陵寝出土，引起极大的轰动。

此陵虽规模不算太大，奇珍异宝却数不胜数，接着挖掘出大量宫廷用器，随葬品的数量与稀有度已然成为历代陵寝中的先列。考古学者便确定该陵为一处帝陵，而该墓主所统治的王朝竟是在秦汉之间。该王朝历时虽短，却推翻了所有史书上先秦后汉的结论。

一时间，发掘该皇陵的考古队立刻成为各类媒体追逐的对象。

“各位，我们能亲眼所见保存如此完好的先汉时代物件，你们的心情是否同我们的队员刚发掘出皇陵时一样激动呢？有幸能还原一段所未知的历史，我真是为我国的考古工作者骄傲和自豪。站在这恢弘壮丽的古皇陵中，我们仿佛能听到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我们仿佛能看见万民朝圣的壮景。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

对着一群媒体负责人，考古小队的副队长滔滔不绝地抒发着感情，表情激昂，唾沫横飞。

身边的各媒体代表也听得激动不已，唯有作为全国首席时尚杂志 VOC 代表的苏菜菜昏昏欲睡，主编让她负责一期以无名皇陵为主题的时尚专题，本想参观皇陵找点灵感，谁知竟是听副队长的长篇大论，那还不如睡上一觉，等进入正题再说。

苏菜菜有个特长，就是站着也能睡觉，中学时代在学校操场听校长豪言壮志的时候，就已经屡试不爽，多年未用，想不到这时竟又派上用场。

恍惚间，仿佛沉入梦境一般，飘飘忽忽，如雾似纱，听得悠远的男声传来，隐隐吟唤着她的名字，声音浑厚而低沉，“菜菜，你不能走。”

她尚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又听到另外一声男声响起，“不要走，不要离开。”她想循声而去，声音却飘然而散，她不由轻叹，“我没走，是你走了呀，你别走才是啊！”

蓦然间却有凉意袭来，骤然转醒过来，一睁眼，竟是副队长激动万分的脸。

不等苏菜菜开口，副队长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演讲，“这位女士，想不到你也和我们的队员一样，对历史感同身受啊！我真是太感动，如今还能有你这样对古史满怀热情的年轻人！你看，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如此之高，不由得让我们现代人震惊啊！”

苏菜菜讪讪直笑，“是啊，是啊，震惊，伟大，感动……”却惊觉其余人都已不在这厅中，随即问道：“队长，他们怎么都离开了？”

副队长叹一口气道：“你说那些媒体代表啊，他们都是为找新闻才来，我讲完主墓室之后，就急急忙忙赶去珍宝厅参观珍品。只有女士你是真心为我们伟大的历史而动容，一直留在这里感受那遥远的气息。”

望着副队长一副抒情姿态，苏菜菜依旧面含微笑，手里的拳头却已然捏紧，心想，要不是我睡着，谁愿意待在这鬼地方听你喷口水。

副队长仿佛没察觉苏菜菜脸色的转变，依旧自得其乐地表演，一番激昂演讲之后，他神色忽转，声音微低几度，“这座皇陵有太多令人惊叹的东西，光是那壁画上人物的服饰就分外出彩，设计相当别致……”

脑海里似乎有道灵光闪过，苏菜菜急切追问道：“队长，你说壁画上人物的服饰设计很别致？”

副队长笑道：“是呀，不过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因为从轮廓上来看，壁画上所绘的几幅单人图的服饰并不像秦汉两朝的装扮，虽然跟两朝服装有所类似，却别

出心裁，像是跟另外一种服饰结合，只可惜年代太过久远，大多模糊难辨，要等日后慢慢复原才能得出定论。”

心中涌起一阵喜悦，正是这副队长提醒了自己，何不以这非秦非汉的服饰与现代装束做一期主题呢？这样既围绕这无名皇陵，又与时尚完整衔接。

副队长犹然不知苏菜菜心中所想，自顾自说道：“这皇陵疑点太多，以当时的技术，为什么能埋得如此之深，也不为盗墓者察觉有几千年之久，更让人称奇的是墓主人的棺木竟保存得完好无缺，仿佛从来没有被侵蚀一般。实在是太神奇了。”

话题却引起苏菜菜的好奇，“会不会是因为这里当初隔绝空气，是真空状态，所以棺木才没有损坏啊？”

副队长摇头撇嘴，“壁画被侵蚀极大，证明这里绝不是真空状态。而棺木竟能保存完好，实在是令人费解，我们目前正在对棺木的质地进行研究，希望能早日破解这个疑团。”

苏菜菜自言自语道：“看来这又是个图坦卡蒙之类吧。”

副队长霎时又转为激动，“不错！这墓主生前一定是位君主，却英年早逝，只可惜我们还没法还原壁画，不能确定棺木里两具尸骨哪位是皇帝。”

“啊？”苏菜菜顿感惊奇，思绪片刻，接问道，“会不会是皇后跟皇帝同葬呢？”

副队长得意地直笑，“哈哈，女士，我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了吗，如果是女子的尸骨，我们肯定会首先朝皇后想的。”

“你是说？皇帝的棺木里的两具尸骨都是男的？”

副队长点头应声，“没错，就是这样。”

“这真是少见……”苏菜菜喃喃声道，“如果不是同皇帝的关系亲密到一定的程度，在天下唯我独尊的封建时代，皇帝怎么可能被允许跟别人合葬？难道说，皇帝他是……”她脸上忽然露出狡黠表情。

副队长慌忙打断，“你们这些年轻人，成天胡思乱想，虽然古时候有断袖之癖，但那是被视为羞耻的事，皇帝是一国之君，怎么会让世人知道自己是个同性恋，还公然大胆的和恋人死后合葬？”

“可是，说不定皇帝生前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死后也就不在乎后人议论了，所以才只求死后在一起，要不他怎么把陵墓埋得那么深，几千年也没人找到，而且历史上也从未记载啊。”

副队长再度笑起来，“你说的问题我们队员早有人提出过，令人奇怪的是，这

墓里没有任何关于帝后的物件，但却在墓室最内层的墙上有一幅单人的女性仕图，由装束看来，该女性应该就是帝后，只是她面部部分被侵蚀，难以分辨。但她的画像正对着皇帝的棺木，此女显然地位不凡。”

苏菜菜撇嘴道：“难道你不允许皇帝是双双啊，或者说这女的是太后啊，既然看不清楚样子，谁知道是不是个老太婆。”

副队长大笑，不住摆手，“看来女士你对考古果然不了解啊，按当时帝后的冠带衣着等来看，该图中的女子绝对是一名年轻女子，如果是太后，她的佩饰穿戴应该不是这样。”转而轻叹一声，化为浅笑道，“而且画中她手上的那枚指环和墓中出土的不一样，指环样式精致轻巧，花纹奇特，虽然造价不菲却显得相当脱俗，仿佛跳出那个时代的设计佳作一样……”

苏菜菜斜眼浅笑，俏皮道：“难道皇帝陛下聘请了 MARC JOCBS 为她设计？”

副队长推推眼镜，面上满是疑惑不解，“女士，你说的是啥啊？那个时代大陆应该还没有洋人吧，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此女地位不凡，根据推论，应该是帝后……也可能是宠妃，但皇后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仅仅是皇妃怎能受到如此尊荣……”

副队长讲得津津有味，蓦地转过头，却发觉苏菜菜根本没听进去，她正盯住墙上已模糊斑驳的壁画，眉头轻蹙起来。

“为什么这戒指竟然让我觉得熟悉……”她不由自主地呢喃道，声音却愈发低沉，“难道真有什么古代的 MARC JOCBS……古代的 TOM FORD，还是古代的……”

糟糕，那呼唤声又悠然飘来，仿佛魔咒似的钻入脑髓，刺痛她每一根神经，一阵轰鸣的金属交错声穿刺而来，像箭矢般飞闪而过。

倏然间，壁画上的戒指绽放出阵阵金光，令人咋舌，却又如此耀眼夺目，光芒渐渐泛开，却在最绚烂的那刻将她吞噬，随即转瞬即逝。一切都是在片刻之间。副队长慌忙回神后，光芒已然消失，四周不再有任何变化，只是眼前的那个女孩，却凭空消失！

第一章 暴力战神



片刻之间，竟已错落了时空。睁眼之后的我，却在注定之中与你相逢。

脑里只是一片空旷茫然，耳畔传来阵阵铁骑飞扬声音，空气中也弥散出尘土的呛味。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苏菜菜大喊，却发觉身体不稳，骤然摇晃摆动，她竟然坐在一棵巨大杉树的顶上。

一派柔和色调投入眼帘，正对着这棵大树的，是整片无际的野草满蒿，犹如芦苇般轻柔摇曳，似纱似羽。但一串马蹄飞奔声不断传来，与这片宁静截然相反，充满令人惊惧的气息。

苏菜菜的心忽然揪紧起来，这种莫名的心绪究竟是从何而来，是对未知世界的惊惧，还是对自己命运的焦虑？可现在仿佛由不得她多想，马蹄声越来越近，竟是直奔她而来一般，在树下戛然而止。她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竟是一列身披铠甲，装备齐全的古武士！他们扬尘而至，竟也有几百骑之多，眼里都充满杀意，而这杀意正是冲着自己——这树上的入侵者而来。

来不及多想，苏菜菜本能地扭身想要逃跑，树枝却更加猛烈的摇晃起来，仿佛要将她甩落下去，吓得她身体瞬间僵硬，呆愣愣看着树下的武士们叫不出声。

一名看似将领、身材高壮、满脸络腮胡的武士昂首怒吼道：“秦狗的奸细，快滚下来束手就擒，倘若肯交代清楚，便留你一条小命，否则——”说着他竟搭起一柄长弓，箭头直指向她。

脑里迸出一丝凉意，慌乱之中她已明白了一切，自己竟然已穿越时空。只是与那些传奇小说故事不同，迎接她的并非英俊潇洒的王侯将相，而是充满恐惧的死亡。

难道这是所谓的命运？她心里泛起一阵苦笑，竟驱散一丝恐惧，用略微颤抖的声音朝树下喊道：“靠！你们这些古代的野蛮人，不分青红皂白就乱杀人，我今天真这么倒霉死在你手上那也无话可说了！还诬陷我是奸细！”她越说越怒，身躯随着树枝起伏摆动。

显然，她这么做并不高明，武士们明显已经被她的器张气焰激怒，纷纷怒骂不绝。络腮胡子更是怒不可遏，狠狠咆哮道：“秦狗，死到临头还嘴硬！尽讲些稀奇古怪的言语，想给同伙传递暗语么？看来你是自寻死路！”说罢，拉紧弓弦对准她。

苏菜菜这才意识到，撒泼在古代只会提前结束自己的性命而已，什么英雄救美人，穿越小说，都是虚构罢了。个个都能遇到个英俊美男爱得死去活来，可现实的性命却如草芥一般，被他们轻易折毁而已。

完蛋，箭已在弦，这一瞬间她仿佛已预见自己的死一般，闭上眼不敢面对。

锵！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而身体竟没有痛楚。难道说自己逃过一劫？！慌乱中睁开双眼，一时间竟彻底愕然。

一名骑着高大乌黑的骏马，手持金戟的男子替她挡开了利箭。

夕色的余晕中，她恍惚看到了救她一命的男子，身形高壮挺拔，身上的铠甲闪烁着晃眼光芒，神态高傲，眼神锐利，嘴角还残留着一抹血色的微笑。

余晖洒在他英俊的脸上，仿佛天神降临一般。

她立刻痴住，艺术始终是源于生活的！看来穿越小说也不都是杜撰的。心里一阵欣喜，仿佛他真是那个救她于水火的英雄，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但只片刻，他眼里发出一丝比杀意还冷酷的傲慢，声音浑厚凌厉，沉沉道：“杀了她未免太便宜秦人，将她带回去折磨，纵使问不出秦军军情，也让秦军知道奸细的下场，令秦人知晓这天下必为我军所得！”

络腮胡子大笑应声，“遵命！上将军果然高瞻远瞩！属下自愧不如！”

那被称作上将军的男人，原以为是救她的英雄，哪知竟是个更可怕的恶魔！与其落到他手中被折磨至死，还不如跳下树去来个痛快。

脑里立刻闪过这念头，她咬咬牙，眼里竟几乎涌出几丝泪水。别哭，她暗暗自语，反正怎么也是个死，这样死好过被这种恶魔羞辱。

靠，艺术果然还是高于生活的，老天，你瞎眼了。她心里咒骂，不再多想，

闭上眼纵身跳下……

一阵轻微的冲击感袭来，苏菜菜蓦地睁眼，却惊觉一双有力的手臂紧紧接住她，眼前是那张永远也无法遗忘的脸。浓厚似剑的眉，狭长深邃的眼，俊挺的鼻梁右侧一颗清晰小痣，饱满的嘴唇微微上翘，俊逸的脸上，挂着邪气却迷人的笑容，却正是她的催命鬼符。

他盯住苏菜菜，脸上的笑意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满目凶狠的怒色，“这么想死？我可以救你一两次，同样也能救你数次。我要让你知道，落在我手里，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

他眼里的杀意愈发扩散，绽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被他紧紧揽在怀里，苏菜菜却觉脸上冰凉，仿佛触到利刃一样，是铠甲吗，但为何却有尖锐的刺痛感？她甚至连脸都扭转不得，只能用余光游去，正是他手里的那把锋利刺眼的金戟，死死抵靠在自己的脸颊上。

她不敢动，稍微动弹都会被金戟划破脸，心里便不住地咒骂，刚才对于这个男人近乎仰慕的震惊已然被他恶劣的态度磨去。此时她恨不得一道闪电正中劈下，结果掉这该死的恶鬼的命。早不指望什么英雄出现，那就指望老天吧，她心里反复咒骂，却始终不敢出声。

他眼里依旧凌厉肃色，似乎看透她的内心似的，忽地猛力将她从怀里掷出，直摔下马去。

一阵痛楚袭来，好疼。苏菜菜咬咬牙，额头上有股温温的液体伴随着痛感溢出。她下意识地摸摸额头，摊手一看，竟满是鲜血，完蛋了，毁容了！强忍许久的泪水终于崩溃而出。镜子，创可贴……她脑里一团糟，顿时手足无措。冷静，别慌，她不住对自己讲，片刻的回神，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手袋里应有镜子和创可贴，随即打开手袋慌忙找起来。

还好，她平时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化妆包里有镜子，药包里有创可贴。她摸出镜子看，额头破了一大块，鲜血直渗，除此之外，脖子和肩膀上也被擦破好几处。她慌忙撕开创可贴，正要朝额头的伤口贴去，手腕竟被紧紧攫住。

又是他！怒火骤然猛升，竟暂时压下她的恐惧，抬头瞪住阻止她的男人，怒吼出声，“死变态杀人魔！我贴个创可贴你也不让，杀猪也要喘口气啊！”脱口而出，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口无遮拦可能再次闯下大祸，望着他那张骇人的脸，她仿佛已预见接下来更惨淡的未来。

啊，老天，为什么我又图一时痛快，乱说胡话，刚才好歹还是个九死一生，现在，现在……恐怕是十死无生。

意外的，一阵笑意却从他脸上漾出，那张冻结的脸，似乎在这短暂的片刻融化。

这女子真是秦狗的奸细么？他心底竟闪过一丝疑问，她的举动竟会让他的心松懈起来。他这才仔细看清她，身段娇小，白皙光滑的肌肤，细柔的眉下，一双乌黑的眸子满是泪水，粉润嘴唇精致小巧。这奸细也算得上一名美人，只是为何她的装束如此奇特？不仅衣衫奇特，身为一名女子，竟一头短发，而最奇特的竟是她浑身上下那缕诱人的芳香，难道这是秦人蛊惑人心之物？

只是这女子哭泣的脸，怎似惹人怜惜的带雨梨花。她也算个娇滴滴的佳人，为何却在生死片刻迸出这么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

他心底涌起一阵犹豫，但只片刻，脑里浮出一幕幕秦军残杀平民的画面来，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无辜妇孺惨死，甚至连一方墓碑也不得拥有，只能横尸荒野，化为冤魂，没入尘土而已。

父亲与自己，正是为结束这残戮乱世，起兵对抗秦军。比起千万挣扎在秦人暴政下的百姓，一名秦人奸细女子的生死又算什么？纵使这女子再倾国倾城，温柔似水又如何，她终究是秦人的奸细，他心里暗自嘲笑，林峰，你竟会因一名女子迷茫，即使片刻，连这片刻的权利也不允。

他立刻敛回笑容，甩开她的柔荑，朝络腮胡子道：“将她的物件拿走，绑住她，由马拖行回府。”

马？拖行？回府……一阵凉意充塞满脑，这浑蛋竟然这么恶毒！还未等她回神，双手已被人绑了个结实。她的手袋也被络腮胡子夺走。靠，苏菜菜咬牙轻骂道：“我的GUCCI，弄坏了你赔我呀！”

不理睬她的骂骂咧咧，林峰接过绑她的锁链，转回头，脸上仍旧一派威严神色，高声道：“众将回府！”说罢扬鞭策马，奔行而去，众武士也随即扭身策马跟随前行。

双手被捆住，根本无力挣扎，只得被拖行，丛丛野草满蒿狂拂而过，苏菜菜的衣服很快被磨破，一阵火辣辣的灼烧感袭来，剧烈的疼痛感使得她放声大哭起来。

众武士里扬起阵阵欢呼声，“秦狗的下场！”“杀死秦狗！”“折磨死秦狗！”

疼痛在加剧，她觉得自己已快要昏厥，偏偏在这一刻，脑里却莫名清晰，竟冷静想到，这些人都说她是秦狗，难道，她穿越到了秦汉交替的乱世？

那么这些人应该是反秦阵营，她也不知从何生出如此勇气，本能的求生欲使得她大声哭喊：“先秦而后有汉！秦之后是汉，汉分东西两朝，之后三国鼎立，

接着转为魏晋，再有南北朝……”

忽地一声骤响，马蹄顿止，转来一张眉头紧蹙，令人恐惧的脸。

“你讲……什么？”林峰盯住地下衣衫破烂，满身伤痕的苏菜菜，这女子究竟想要讲些什么，他必须得知，倘若是秦军机要，那对军情必然大为有利。

纵身跃马而下，他仍然紧握着那根锁链，朝她行来，他的大手伸来，猛地托起她的脸，冷声问道：“你想要讲什么？先秦而后有汉？秦军军情？”

“不……不是，我不是秦人，我不是奸细，我要说的是秦廷会被汉所取代……然后……汉被……”她轻咬着嘴唇，一副柔弱模样。

她还未说完，已被林峰厉声打断，“荒谬！一派胡言！先秦后汉，区区小女子，竟敢妄论天下大势，甚至连后几世都已知？！你既声称自己并非秦军奸细，却在此妖言惑众，莫非是这荒外野地里衍生的妖孽？”他眼里浮起莫名神色，非怒非恨，似乎荡漾着疑虑神情。

“不是的！我其实是未来……”话既至此，她却犹豫，只因她深知，解释又有何用，未来的世界，遥远的两千年后，对于这些古人来说，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跳不出时代的局限，永远不可能了解时空宇宙的浩瀚。

脑中快速闪过一丝能够暂时幸免的方法来，苏菜菜语带诚恳道：“请上将军相信我，我绝不是秦人的奸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我说的都是事实，现在应该正是秦汉交接之时，不知道到底是哪年，不知胡亥是否还是皇帝……”

武士里立刻有人暴怒，“住口，此时正是甲午三年，胡亥那狗畜生，不配称帝，主公定能取而代之！”

BINGO！她心里暗自笑道，如此一来，便可知她穿越来的时代，正是秦二世尚未为赵高所杀的年代。她转而盯住林峰，做出祈求神色，“上将军，秦二世胡亥将在不久后为赵高所杀，请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

林峰稍有迟疑，她眼里满含泪水，衣衫破处露出白若羊脂的肌肤，胸前部分也磨破大片，白嫩的肩下隐约可见的胸脯，柔弱的姿态竟将自己心湖搅乱。妖孽，他的眉毛紧拧，黑眸却盯住她的眼无法转移，仿佛被下了蛊一般迷乱。

他的心绪竟混乱起来，或许这女子讲的是事实？不，她定是秦军精心训练出的奸细，懂得妖术迷惑人心，否则自己怎么可能犹豫错乱。

林峰忽地立身站起，解下身上的灰色披风，覆住苏菜菜，将绑缚她的锁链松下，裹住她抱上马背，语气稍微柔和几许，“姑且留你性命，等回府由军师辨别真伪。”

什么！还要等军师来验证！不是吧，苏菜菜还以为侥幸逃过一劫保住小命。

哪知竟然还要经过一道严厉考验。军师，她脑里立刻浮现出诸葛亮的样子来，这样的人一般智商都很高吧，她该如何让那么聪明的人也相信自己，饶她一死呢……

林峰狠狠的瞥过一眼，吓得她立刻低下头不敢多想。

他敛回怒意，将她揽住入怀，箍着她上马起行。

络腮胡子忙道：“上将军，此女毕竟身份不明，为上将军安全……”

“她已是满身伤痕。”林峰淡淡道，嘴角浮起一丝志在必得的笑容，“即使没受伤，难道你认为，她能伤我分毫？”

络腮胡子慌忙低头，语带惊惧道：“属下不敢，属下多虑……以上将军的武功谋略，当今天下绝对无人比肩。”

“哼，奉承的话就给我吞回去吧！”林峰丝毫未因络腮胡子的奉承而喜悦，脸上神色依旧威严。他低头瞥过怀里的苏菜菜，心里再度漾起缕缕迷茫，这神秘奇异的女子，应该是个妖孽，但或许，如她所说……

他确实已混乱，不知该如何定夺，他决定带她回去见那个被称为天下第一聪慧的人，他的军师，大概也只有那个人才能确定这女子究竟是敌是友。

苏菜菜随着众人回到林府，这座府邸并不华贵，也不雅致，但在这乱世之中，展现出一派大气恢弘的气度。大概由于府邸面积较大，所以更像一座巨型园林，由家宅侧印的身份来看，此宅的主人确实出身高贵，必为豪门大族。

林峰将苏菜菜从马上抱下，单手揽着她朝内廷行去。

几名家仆装扮的女眷立刻簇拥过来，纷纷向林峰行礼问好，所有人眼里都满是仰慕神色，却又毕恭毕敬。仿佛他的地位似神明一样受人尊崇，那么高高在上。

他微微点头回应，脸上却始终不带表情，只是问道：“军师呢？”

“在庭院赏花，军师说近来秋息渐尽，若再不及时赏花，就只能赏到一派凋零了。”

“我知道了，下去吧。”他依旧神色傲慢，众女眷点头行礼后，纷纷退去。

“哼，这家伙始终难改掉风花雪月的无聊性情。”林峰自言自语道。苏菜菜抬头望住他，竟发现他脸上罩着愉悦的神情，这表情，是她一路上都未曾见过的，柔和而平静。

讲到这军师的时候，他竟然能露出如此的神情，想必这个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吧。她暗忖道，他这般神色，只有对待信任的人才会有吧。

穿过盘旋曲绕的园中小路，一片葱郁锦绣的景色铺在眼前。

这就是林家的庭院？园中不乏奇花异草，美不胜收。花团锦簇之间，拥簇着一泓碧绿翠湖，湖面散落漂浮着片片莲叶，湖中央建着一座雅致小亭。而亭中仿佛有个人影斜卧在藤椅上。

林峰勾着她探入亭内，朝着那人道：“似乎我又扫了你的雅兴。这女子是我在古树附近所抓，装束古怪，言语混乱。我怀疑她是秦人奸细，她却矢口否认，且道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话，所以我需要你替我确认她所讲是否属实。”说罢将苏菜菜扔落下地，正落在藤椅下，直坐在那人脚下。

哎呀！疼死了，这个王八蛋，怎么总是不顾轻重地摔人啊！苏菜菜心底暗骂，却不由抬头朝那个军师望去。刹那间竟呼吸骤止，眼前的脸孔，竟意外地细致如画，完美无瑕。

乌黑似云的长发披肩垂下，肤白似玉，浓中带清的细眉，一对杏目似含水般澈亮，鼻子精致高挺，嘴唇如点睛之笔，恰到好处，只是微微泛白，气质宛若空谷幽兰，清冷而高洁。

苏菜菜怔了片刻，难道这就是人们说的天生丽质？没有化妆的天然美女，清幽似水，如莲初绽一般绝色。而且这么一个大美人还是个聪明的军师，如此佳人，难怪林峰讲到她的时候会露出那样温柔的表情。

对待所有人如此威严傲慢的林峰唯独对这美人展露出温和神色，自己最初居然自恃有几分美色，还以为林峰会因此放她一条生路，原来与这冰山美人一比，自己和丑小鸭又有什么区别。一种莫名的挫败感涌来，现代社会里，在时尚杂志社工作的她是众多男人追求的对象，她时尚漂亮，聪明伶俐。她一向对自己的外貌非常自信，以至于她落到古代摔破额头，最担心的却是毁容的问题。

可刚穿越，竟然就被重挫一回。

“唉，罢，想这些有什么用？”她对自己道，保命才是最重要的。她吃力地爬起身来，摊开小手，轻扶住大美人的膝，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大小姐，你这么美，心地一定也很善良，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秦人的奸细。”

美人清冷的脸上却溢出一丝惊讶并且恼怒的神情来。

一旁的林峰顿然大笑出声。从未见过的笑容，仿佛难以忍住心中的感触，显然开怀不已。

苏菜菜反而觉得迷惑，他们这究竟是为何？

一声男性的嗓音响起，声音充满磁性，语调却格外冷淡，“林峰，你认为秦人都是傻子？以这种头脑，也会被选为秦军奸细？”

什——么？这个声音，竟然是“大美人”发出的！苏菜菜顿时傻住眼，惊得

松开扶在他膝盖上的手，张大嘴巴迸不出半个词来。

自己的耳朵没问题吧，“大美人”怎会有个男人声音！难道他是人妖？不对，这又不是泰国，哪来什么人妖。她疑惑地抬头，盯住“大美人”，愕然无语。

他脸上泛着嘲弄神情，充满不屑与鄙夷。这次细看之下，她才发觉，“大美人”虽然肌肤白皙，脸型却有棱角，只是不太分明，虽然有一双含水大眼，眼角却狭长锐利。这些特征稍稍注意一下，便不会出错。况且他身着一袭褐色长袍，分明就是秦汉时期的男性装束啊！

一阵窘意浮上来，苏菜菜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自己竟然脑残到连男女都分不清楚！她低声埋怨，都怪那个死恶鬼，要不是被他摔得脑子迷糊，自己怎么可能犯这种三岁小孩的错误。

可恶，她羞得小脸涨红，随即扭头朝林峰投去一个埋怨的神情。却发现林峰正面带微笑地望住她，脸上的表情竟一反常态的柔和安静。糟糕，怎么脸更发烫，心跳也加速起来了？她立刻垂下头，不敢再看他的脸。

这个女子，真是奸细？她似乎单纯得犯蠢，如此蠢的女子会是奸细？

林峰心里反复沉吟，他已经难以确定她的身份。她将自己比成猪，将男人错认成女子，为何她这些蠢笨的举动竟可以搅乱他的心，影响他的判断？还是因为她实在太过特别，如此直率单纯的女子，与这世上所有女人全然不同。

还有刚才那责怪自己的表情，为何竟会觉得格外迷人……他朝她瞥去，却发现她低垂着头，始终不肯再抬起来。

她为何不敢正视，难道这女子是在装疯卖傻？目的是要我掉以轻心？他眉心微锁，心中涌起一股怒气。他忽地走到苏菜菜面前，狠狠捏住她的脸强迫她注视自己。

“别装傻。你其实已知他是男人吧，你认为玩弄点伎俩便能蒙混过关？”他恶狠狠道，眼神凌厉得可怕，仿佛要将她揉碎似的。

“没有，上将军，我真的是脑残了……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男人……”苏菜菜用可怜兮兮的腔调应声道，心里却不住咒骂，“放手，死恶鬼，诅咒你祖宗十八代！”

林峰瞪住她，语气愈发凶狠，“莫名其妙！你这女子，是否不怕死？看来先前还没受够苦头。再不讲实话，便扒光你的衣服，将你扔去喂狗！”

靠，我刨你祖坟！

“住手。”一声淡然的声音响起，打断了苏菜菜预备好的大骂。她转眼望去，正是军师冷然开口，“林峰，你今日怎会如此暴躁？一名女子而已，倘若不是奸